



菱花女



骆
文

骆 文 著

菱 花 女

藏歌集 (22)

子日曲咏景及走马歌 (23)

外回商点前平冬十四——

目 录

藏曲集 第二集

事小山句 (40)

第一辑 人和景色 (15)

(2) 夏水上的菱花女 (16)

(7) 歌，飞扬在大湖之上 (88)

(17) 松韵 (89)

(20) 嫩江——难水 (90)

(22) 望妃台 (100)

(27) 鹤的家乡 (101)

(33) 毛驴小曲 (110)

(34) 山乡竹好

(39) 毋须对他切脉 同不亦 第三集

(40) 问黄河母亲 妹明 (128)

子日 (45) 奶和牛 永——

(46) 古道雕像 (138)

(51) 引我的百灵

(52) 除夕，寄给故乡 (143)

(56) 联想篇

(57) 结识武汉最初的日子

——四十多年前的点滴回忆

录 目

第二辑 寒峭严峻的歌

(64) 庐山小事

(72) 他的绿色劳动

(79) 金色的山梁

(88) 请问哲学家

(89) 乌鸦岭

(96) 芦苇佼佼

(100) 寂静

(101) 驾辕的人

(115) 乌头牛

第三辑 在不同空间的思念

(128) 阳坡上的大树

——和老舍先生相处的日子

(138) 呼啸的性格

——吴记王夫化同志

(143) 祭柯夫

第四辑 过去瞬间的描绘

(146) 见青天了

(150) 每个山头叫敌人流血
——记凤凰岭战斗

(153) 围场恶霸“张四皇上”

附 录

(158) 情感，在文学作品生命中流泻
——《桃花湾的娘儿们》读后

夏水上的菱花女

在我家乡，从茅山山脉下迤，全县大都是低丘缓岗，间有平原。砂石是红色的，崖壁是紫色的。下注的溪河边茂林密树，倒也喜人。只是大湖少，小塘、小河、溪涧多。小时候，大人管我们叫伢，童心回环于河塘之畔，从不忌什么危险，一个猛子扎下，那怕时间再长些，只要水里翻几个咕噜，谁也不会吓得伸舌头。都是些水鬼不搭理的小伢们嘛。有一次，大家琢磨了：菱这东西不好。一来是不过细就缠住双脚；二来角刺扎人扎得生疼。这可怎么办……

采菱的来了，一位姑娘划个腰盆，盆箍还是镏金的。姑娘要是媳妇准是新过的门，盆，该是陪嫁的妆奁。

倏忽间，又来了两个，腰盆上的油漆都剥落了。（好象蛮久没有髹涂过。）“去看看。”悄悄猫进浓荫，另一边有滤下的阳光，但人样还是影影绰绰。把个土块砸过去，底下骂了。一听就知道是三霞，还有巧子。要说好看，她两个形神可亲。嫣然一笑的仪态，会叫你象震惊的家雀。三霞穿件蓝印花布衫，巧子穿的是月白色褂（粗针大线缝的）。淋了点清水显得更净。要说讨厌我们，骂都骂不够，往后，骂人的嘴也懒得启开了。可她们采菱采得真巧，纤纤手，眼睛珍珠似地闪光，一时三刻就是整篮篮。水红菱，个儿大，两个

角尖变秃了，倘是扒开壳，沙嘴雁不喜欢啄它那才傻。嘴峰强的鸬鹚不喜欢啄它那才怪。馋得我们呀不知如何是好，要我们钻进刺猬窝，也甘心捞它吃个够。有什么能比过菱呢？藕吃得会发腻；鸡头米涩嘴；菱，脆嫩带香。好象淡淡的糯米酒浸过的。好象攒的一坛甘露水泡过的。好象同最甜的蟠桃一起腌过的。要是三霞、巧子在衣怀里捂过那多好……

这么说，并不是什么激情一来，心头就灼热。甜丝丝的菱角赖在我们身上反正撵不走了。至于采菱人，是她们给菱给过目光；是她们收菱收了三朝；更由于她们手叠手的抚摸过。你说呢……

小嘎（我们在一起的伢）心想，也去帮帮她们采菱，问我好不好？

恰逢中元夜。月亮挂在空中。小街口搭起翘翘的台子，四处是蓝白色的纸，锡箔镬子，缕空的纸笺，篾扎的“鬼人”也拖着纸条。台上七大大小小的和尚正念“焰口经”。都说七月“鬼月”，七月十五“鬼节”。不“祀地”，丰年也有歉。诚心“斋田”闹饥荒也能将将就就过。从柴洲，从圩堤，从河沿要不送置河灯，即便风平浪静驾船的也难系篷……可这些关伢们什么事？不，我们倒可以谎说一番：要大人给根竹竿带一把杈，“做什么？”好放河灯啊！这就随了自己的趣味了，上塘边去赶“河鬼”！

月亮清晰，光影透明。如果它知道抬头看它的正是一朵朵菱花，它该把更炽烈的光讯射出云层。

可听过大雁称做随阳鸟？

葵叫向日葵。只为它喜欢日光，花盘象轮子，总朝着太阳转拨。而今晚上的菱花，真的是初次识见。它不守河滩，

不任风摆，偏偏缘月而动。好象对着月亮说：“你不招手我不来……”菱花的奇巧的性格，谁也说不清为的啥。树根草根，没有一种不向地心扎，听说是叫做向地性。菱花呢，怕是自以为洁白如结雪，又象裂开来的宝玉，能不对着明处生长？月黑夜可认得清，它就不一样了：河水只管朝向青天，菱花还是端端地守着嫩藤。悄静静，心里一点不乱。一会儿鱼游，一会儿虾蹦，叫蝈蝈它不听，蝴蝶儿飞眼生花它也不瞧，不瞄。指给它看看天牛，那也是凉水冷心。“月亮一出四方灯”，这灯盏一月亮几回，竟象染绘它们的花样；洁白的笔锋就为描它一簇簇花影，一色芦花心怕只愿抱一兜菱花的含笑的意兴吧……湾头湾埭，想不清理不清缠结的丝麻太多了。

还是捞菱要紧。竹竿打下去，一揽。钩杈子戳下去，一拽。拖上来好沉，依树傍石一大堆。风中芦叶萧萧，“路鬼”要在幽暗处恣肆呢？不管，藤藤蔓蔓我们直担到三霞门口。她邻居巧子听有人，忙把狗支开了。

小嘎自报家门：“嘎嘎送菱来喽！”

过七月半，一个大夜晚也不怕孤魂野鬼……三霞拿掉柴门撑子出来了。“都是你们捞的？”小嘎冲着我：“是他说亮月照夜，一宵准好干活。足有三几担吧……”

“八月菱角舞刀枪。这么早就这么捞，看你们淘气淘的，燎倒了果子，万顷水塘也无用。”巧子嘴巧。

“没听说过？合酒曲，腌菱拇①，都是白露秋分的事。”

①菱拇，江南人有此说，砍了壳的菱米，个儿大的赛如大拇指。

“三霞说的全是农书上讲的。还有立冬小雪才能采菱收种。今儿‘河鬼’不掐死你们就算好兆了。”

“那……”嘎嘎的话舐了几遍才出口，“淹死我算得什么？要他（指着我）闷死烂泥塘，你三霞不哭得戴孝？”

巧子说：“‘路鬼’被你们懵了，‘河鬼’叫你们断了，三霞要喜得戴花哩！”

月亮边正好过云。三霞笑了，有如榴花色的南风，可是是清澈的。她们拿出豆沙馅儿的茄饼，我们吃了就走了。想想，我又回过头，“还去不去采菱？”三霞应着：“兴许过几天。前塘你们捞了，要去就是后塘。小焰口，大焰口怕都散尽了，速走速回！”说得大方，暖心。我们呀，宛如换上翅膀、长了拨风羽毛，走得高兴，飞快飞快。

过两天我们又去前塘。

后边忽有歌应过河岸。柔声，絮语，委婉的歌调，江南的姣姣的谣曲。可是真难辨出调子里衬着的字：

小河小塘摇金风
菱花湾里走腰盆
一把长辫子搭在水
鸭子赶来群打群
心想你能拉一把
（那管人家
偷看我抿嘴笑）
十树乌柏九树红……

听着听着我象腾上一层薄薄的浮云。歌，映着清冷冷的水，歌，衔住紫蔓的黄丝草，缠着朝霞，缠着夕雾，缠着交替的太阳和星辰。

这歌该是三霞唱的吧，应该是巧子帮的腔，很圆很圆，好比片石跳达有一溜水漂，而后柔和地漾开了，漾开了。圆润的歌喉衬托着菱乡人的感情，扣弦而吟时你会想起：引眺山川时你会想起；在饶有土风气息的纯朴生活中更会含着沉思漫无尽头……

一九八七年十月，正寒露日
《长江》一九八八年元月号
“善如露三”“菱采去不去五”“夫鼓回又奔”
“口歌大”“口歌小”
“天鼓土舞成疾”
“兴高鼓去”
“手阵风鼓丁”
“鼓去又”
“天雨”

“里干”
“曲”
“风金”
“金”
“木”
“舞”
“人”
“笑”
“……”

“云”
“交”
“草”
“水”
“太”

嘛。”一位大嫂笑着说。

主人留我吃饭。

你准说你会吃鱼，可比比看湖区五岁大的小孩，翘嘴白丢进嘴，一眨眼，鱼刺就从嘴角干净地滑出来了。从没听说被卡着喉咙的事。新蒸的鳊鱼嫩得象涂了奶油。鱼汤乳白，一层浮油要是制成冷霜的话会有九十多分的润滑强度吧。一会，一盆菱上来了，青菱炒的虾仁，我是第一次见过，脆嫩略绵。盐搁的不多，加上虾米、猪耳朵菜，一股甜津津的鲜味。

我看着这么好的菱在发愣。

“你们城里人没吃过重阳以后捞的乌菱吧？四角带刺的刺菱怕也没见过……”

我对大嫂摇摇头。

“看，我们手剥菱都剥成锉子掌了……”

“是卖？”

“卖也卖点，可很多很多都是送红军的……”

她划起船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墩子。如今，只有几户人家，荒树、杂草，就在这里，乡亲们一坐就是通宵。干柴煨着菱羹，有的加米，有的加莲子，一煨就是几大锅。“红军来了给他们吃。”“赤卫队来了给他们吃。”

摇曳的树叶说话了，鸟的啼叫也象在说话：那是在共和国的初萌阶段，人们的穿戴是杂七杂八的，然而，他们的智慧带着新的光亮，创世界的观念使他们勇敢地、艰苦地奋斗……敌人总是采用各种杀戮无常的残酷方式来求生存，因此，湖水还荡漾着同志们弹穿胸脯的苍白声音喊出的诀死口号。

而人民，手是精细的，劳动量很大很大，用芰菱——用粮食、用土地的乳汁来营养成千上万的贺龙和段德昌的兄弟，来营养他们水一般明洁的心灵。

我们又回到坐船，虽说“寄立尺寸地”，却很干净；船尾还放着盆花，已届十月，月桂还开着，据说除掉三伏天、三九天花不现蕾，一年中有断断续续十个月的馨香。

“大嫂，你们船收拾得真好。还摆的花……”

“不过是乡里的花，乡里的味……”
我们走了。

我一直念着乡里的花，乡里的味……

摇船师傅随随便便说给我“那就是香的耐久，很远很远就闻到喷喷的香气呗。”

二

经过近二十八年，迟了点，我还是来了。一进平原，迎面就是大片的油菜花；大麦已经扬花，小麦正在拔节，而紫云英一簇一簇更显示着盛春来到。淙淙水声，出自紫迥的港汊，是路车绕着帆樯还是帆樯绕着路车？近岸，并不见飘浮的白沫，于是双手作瓢，捧起清晏晏的水，这才懂得白鹤鸟为什么喜欢追逐于涟漪，好象液体一下子就能凝结起糖粒。

还记得当年坐船大嫂的话、摇船师傅的话，乡里的花很远很远就闻得到的。而今，近边了，就是前头，湖上的馨香；湖区人浩瀚而绯红的心意；弯弯涧溪连接湖沼石桥的镰形彩画；鲤、鲫、小鳖、蟹、个别猛鱼在水波啜啜有声，张开

小窗，它们在看盖天盖地的太阳光焰？是一望无边的金点银点让它们耀眼？一会儿又潜下深水了。

我们是从东荆河闸边进入了水网交错的洼地湖。一路青竹为篱杉作墙，大量的蘑菇适于杉林中 10°C — 16°C 的气温，培育者的收入年达十万元。方头船过来了，鸭划子撑着。鸬鹚船赶着。忽听楫驶船象鱼老鸨在乱叫，超车似地赶到了前头。它满装着黄丝草，“一棵冬苋菜，长了几十个苔”，且不说繁衍很快，鱼就爱它的嫩茎，不亚于豆饼细糠。鱼爱它象间支檩的屋子，遮荫的大篷。

我们又见到坐船了。原来是一底，今天增加了楼层。尖舱摆的是床、家具；天线撑出好似桅杆，好几个冲电瓶专供在大舱收看电视。若是还是那位大嫂，眼下该叫她大娘了。她忙着晾被，抖褥单；一会儿，又拢拢枕头，拢的更松更软和吧？我猜准是她老伴的铺，随水劳动的人，回家来就想喝盅酒，睡个踏实觉，比大冬天柴州上烧柴叶躲冰坝还有味。船比以前更净了，白褂子抹上，不带一点脏。她们细心，一根毛竹拉成丝。她们勤快，上万根木，能挽紧篾缆打个牌。大娘刚刚磨蹭完，小孙子放学回来了。书包一扃，奶奶就给块糖。“你会织网不？老师今儿讲打鱼网。”“我，麻线糊过猪血，立针织的围网结实着哩。别瞧我这对皱巴巴的手……”

小孙子想：我穿的是奶奶打的毛衣，我信她网子也象毛衣织的一般好。不过，“奶奶你也打过鱼喽？”“我的小孙子，我生在船上，绑在船上，大了嫁给船上，当了个爹的妈了。后来又做上奶奶享福了……说起打

鱼，把泥巴包上钩，上面搁谷，鲤鱼一见就吃，吃吃就卡住了，一百种鱼，九十九种都是叫我卡住的，你不信？”小家伙真有点好强，冲着奶奶说：“游泳你准游不过我……”

“一猛子扎下，憋口气一奔就是二里地。”

“那我们比试比试……”

“现今那个女的游泳衣裳身子露半截……可听说过，三岁小孩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人家说我年纪小，回家吃了咪咪来。”老太婆又不给伢们喂奶，咋穿那衣裳呵……”

小孙子笑了，一个劲儿缠着奶奶，“不要游泳衣嘛”，东一拉西一扯，奶奶穿的现成的对襟子褂，就给孙子一推下了湖……奶奶没有准备，喝了口水，——这已经是几十年的新鲜事了，心想：“好吧，就伴孙儿游湖。”奶奶一边划水，一边撩着头发，垂下的绺，蓬松的跟撒花的天仙女一样。“喂，我的小霸王，你是要朝那儿游？”他小手指着老爷爷的精养鱼池，“朝那……”真的，一猛子扎下就到了。爷爷一看乐了，八十岁学吹鼓手，“奶奶也想当个运动员呀……”

三

洪湖是内陆少有的淡水湖，至今没什么污染。湖泥、湖草、螺类生物及水深都比较适度。因而粗养鱼蛮多，约略有七十多种。每亩水域至少要放养鱼苗一百五十多尾，不要两个冬龄，小鱼成大鱼，顶流游动力很强，它们的鳍条在莲叶相伴芦柴护卫的自由天地里舒展。

“江枫鱼火对愁眠”——已经不是昔日神魂难定的情调了，而是一碗碗菜油、麻油燃起的鱼火，好象中元节河上的河灯照映四处。鱼见火光眼睛瞪得更圆，看到了，嗅到了光环中乱飞乱扑的昆虫，不禁游弋腾跳，它们往往就这样进入了张网的簞箕。……

也有用柳树条的，剥去皮，全是多汁的杆杆了。网，布设其旁，一般鲤鱼、青鱼、欢鱼一见白晃晃的柳条，神情集中了，可不，简直欢喜得蹦跶起来，这样，大拉网可以打到很多；网丝不必过细，网目不必过小，除掉个儿挺小的，大致没有潜逃的。

但要保护幼鱼。有些挺机网，成几十张、几十张的在湖下酷捕滥捞，他们把大鱼、小鱼、幼鱼全部兜进网里，就连蒿菱、螺、蚌也不放过。这种捞湖业的“二流子”不会脸红，不会惴惴不安；可是，随着管理的加强，他们的心境不能不变得灰惨惨的了。

看来精养鱼池还是有优越性。……

奶奶带着孙子游水游到这里了。这是她家老伴、小儿子承包的十四亩鱼池，年产万斤，可获三万元收入。这里一般采用箔丝编成竹帘，看水流，风向，风力来定竹帘的形状，或弓形，或半月形，也有带尖角的。湾汊地方就这么“割据”起一块水面。放鲢鱼、草鱼、团头鲂等等都可以。只是虚喝娇矜的猛鱼不能混养，得防备那无救的痼患。投放的饲料，可以是黄丝草，还有紫苜蓿、黑麦、苦卖菜，再就是大麦麸皮、豆饼了。能撒土骨粉，当然更可以加快鱼种的生长。投饵精养，得有科学的、精心的规范，这才能自守“坚城”。